

何益摀下了手機的鎖屏鍵，看著螢幕變成一片漆黑，這才從空白與亢奮中清醒過來。一陣陣的絕望、懊悔和不甘湧上心頭。

這一晚，他本想將一萬多的負債贏回來，但沒想到，不僅連本金都打了水漂，還整整輸了五萬。

輸到後面，何益已經急了眼。借唄、花呗套現、微粒貸，各種網貸都借空了，一盤盤結果開出來，卻幾乎都是輸。直到，他借無可借。

何益沒打算告訴爸媽他在網路賭博，可對即將從大學畢業的他來說，五萬是筆鉅款。他不甘心，所以再次入局，希望回本，卻輸得更慘。

越輸越多，這是絕大多數賭徒的必然結局。

墜入深淵

網路賭博是可怖的深淵，但生活中卻分佈著不少深淵的入口。

吸引何益的是前幾年火爆的“一元奪寶”。他告訴《南風窗》記者，當時各類“一元奪寶”網站很受追捧。規則是，所有參與者都投入1元、2元、5元等極低的成本，最終有一位能獲得高價值的商品。

比如說，一部手機市價5000元，在平臺上定價為7000元，再拆分成7000份，每份一元，這7000份機會全部售出後開始抽獎，每份都有均等的被抽到的機會。

理論上，認購的份額越多，中獎的概率越大。如果一個人買入3500份，那他抽中的概率是50%，就有五成的機會花3500元買到市價5000元的手機。在這個模式內，作為莊家的平臺也獲利頗豐。

何益回憶，當時有些人會買幾百上千份以求中獎，但開獎結果很奇怪，中獎的大多是只買一兩份的人，投幾千塊的卻極少中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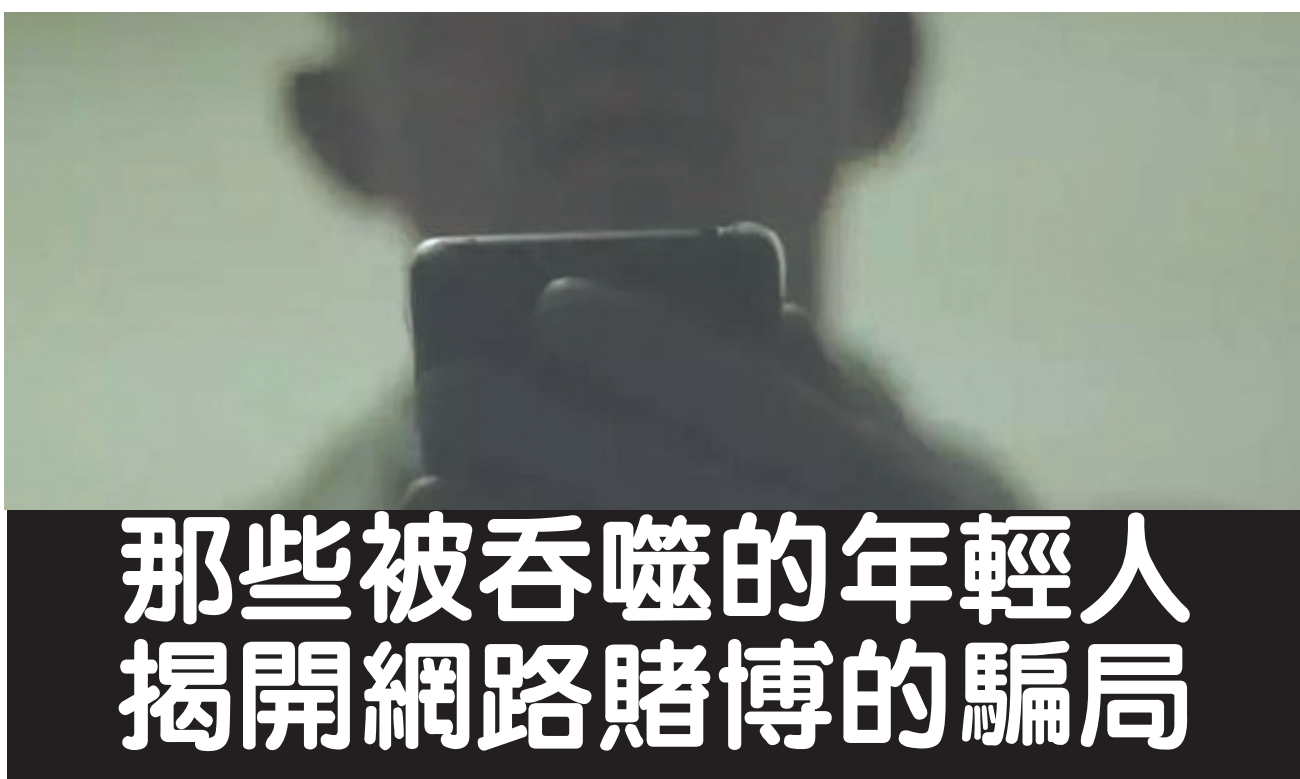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2017年9月，官方出手，將“一元購”等產品定性為“以抽獎方式變相博彩”，“一元奪寶”等類型的活動才逐漸銷聲匿跡，何益也就沒有再玩下去。

然而，何益沒能逃出網路賭博的深淵，“一元奪寶”網站上的網路私人彩票廣告，讓他再次接觸到網路賭博，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。

據調查，賭徒們陷入網路賭博的路徑不止一條，有的是經朋友介紹，有的是被彈窗廣告吸引，還有的是通過短信接觸到網路賭博。

這類短信通常以奇怪的字元代替文字，就是想吸引人們添加網賭人員的微信，最終引流。

路徑雖不相同，但“殊途同歸”，通向的都是無底深淵。而人們一旦墜入深淵，就會迅速“黑化”，人生軌跡也



將發生巨變。

心照不宣的騙局

與何益不同，陳介平是經朋友介紹接觸到網路私人彩票的。網路私彩是網路賭博最普遍的形式之一，也是大多數賭徒的選擇。

陳介平的朋友告訴他，這個“來錢快”、“有賺頭”，他就玩了幾局“時時彩”。果不其然，幾輪輸贏下來，投入的兩百塊變成了五千多，並且提現成功。

陳介平回憶，就在那一刻，他徹底沾上了這個無法真正戒掉的東西。

無數賭徒正是從剛開始的“小贏”開始淪陷的。

何益也不例外。他告訴記者，剛開始時他投得很小，只投十塊、二十塊，權當日常生活的消遣，結果也是有輸有贏。但體會過小贏的快感後，他忍不住增大投注的金額。

何益說，如果贏了一千，就還想贏一百萬，還想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馬雲，反正總想要得更多。

有一次，何益用兩千塊本金，在一天內贏了兩萬八千元，他回憶說：“走路都有點飄，覺得錢來得太快、太容易了。”

第二天，他出門玩了一整天，發現一天下來才花了三百多塊。二者一對比，高下立現。

這之後，何益在生活中的大小花費，都想通過網路賭博來“報銷”，仿佛找到了一眼永不枯竭的甘泉。

但“小贏”只是平臺的誘餌，人的欲望會被誘餌喂肥，最終吞噬理性。

陳介平在類似的小贏之後也很高興

，認為自己找到了一晚賺半個月工資的好路子，於是一有空閒就想玩幾局“賺錢”，畢竟“來錢太快”。

他很快被工作人員拉進所謂的投資致富群，進行一種叫“倍投”的玩法。

所謂“倍投”，就是保證有充足的資金，一旦開始投，就要一直投一個目標，不斷按倍數加大金額。一開始可能是一倍，接下來就是兩倍、四倍，最後的賭注會非常大，直到玩家輸光。

“小贏——小輸——小贏大輸——輸得傾家蕩產”，這是無數賭徒總結出來的賭博歷程。其實他們心裡清楚，網路賭博的開獎機制是不透明的、可人為操控的。

賭局開出來的結果，與統計學規律相差很大。按照規律，骰子搖出大或者小的概率各為1/2，但這些網路平臺能一連開出十幾次“大”，或十幾次“小”，完全取決於開哪邊能使莊家獲利更多。

《人民日報》就曾做過報導，“一元奪寶”的後臺都由人工控制，人流量、粉絲、指定中獎者都在掌控之中。

網路私人彩票也一樣。這些非法賭博的網站、app多在境外運營，尤其是執法力度薄弱、博彩合法的東南亞國家。

據報導，柬埔寨、菲律賓等地已經成為中國人網路賭博的產業基地，這些博彩公司甚至招募國人出境外工作，成為非法賭博網站的運營人員。

人性枷鎖

賭博結果可以被人為操縱，這在賭徒與平臺之間早已是心照不宣的秘密。讓賭徒放手一搏的，不僅是僥倖心理，

更是“贏了還想再贏，輸了就想回本”的人性。

網路平臺利用了人性的弱點。一旦賭客小贏，嘗到不勞而獲的甜頭，便會嘗試更大的投注；而一旦輸錢，出於厭惡損失的本能，賭客會更急切地投注，抱有“平臺總會讓一點利”、“說不定下一把就贏了”的僥倖心態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網路賭博徹底改變了賭徒們的金錢觀。

陳介平沉迷網路賭博的時候，手上的流水每天都成千上萬。錢在他的眼裡就是一串數字，沒有金額大小，只有數字長短。

他回憶，每當投注大金額時，頭腦會一片空白，雙眼就死死盯著開獎介面，周邊嘈雜，也只能聽見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，其他的什麼都想不了。

如果贏了，那是自己“賭技好”、運氣好，賭徒們會拿出一大部分繼續投注。

如果輸了，就想盡一切辦法搞錢。無論大小來源，在輸紅了眼的賭徒看來，錢只是一串幫他們翻本的數字。

陳介平剛工作兩年，就因網賭負債三十五萬多，其中還包括爸媽給的買房首付。

鼓起勇氣跟家人坦白之後，陳介平還是沒能擺脫賭徒心理，將家人給的還債錢拿去繼續賭，最終輸個精光。

陳介平的父母根本不敢相信，原本那個孝順、陽光的兒子，在染上賭博後會說謊連篇、一意孤行。前一天還痛哭流涕、懺悔下跪，第二天就把還債的錢賭光，再次負債累累。

回想起當時的情境，陳介平說，整

個人已經不受理性控制了，只有翻盤贏回來一個念頭。只有全都輸光、借無可借的時候，才能反應過來，自己借了這麼多，輸了這麼多。

有些賭徒根本不敢把實情告訴父母、朋友，而是陷入絕望之中，因此而跳樓自殺的也不在少數。

甚至，有些人還會再拼一把，去借高利貸、砍頭貸，上午借三萬、下午要還五萬的那種，想這樣把本金撈回來。

但網路賭博的性質，已經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一直贏下去。贏是小概率事件，輸光才是網路賭博的常態，背負巨額高利貸的賭徒只會輸得更慘，最終陷入債務的無底洞。

網路可以與吸毒相提並論，因為一旦體驗過快速來錢的快感，終生都再難忘掉，複賭率非常高。只要一部手機，人就能在天堂與地獄間來回切換，徹底改變了這個人原本的心智。

網路賭博是一場雙方心照不宣的騙局，而僥倖與不甘是賭徒深陷其中的人性枷鎖。

自我救贖

何益已經決定戒賭，但他的債務仍未還清。

用辛苦得來的兼職收入還賭債時，何益心裡還會想起揮金如土的日子。

他嘗試著慢慢糾正自己的金錢觀，但網路留給他的烙印卻無法隨時間消除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賭一把的衝動仍然會隱約升起，何益只好讓自己更忙更累，不給自己再次墜入深淵的機會。

陳介平因為網賭負債，已經跟相戀數年的女友分手，同時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。

他深知賭徒的貪婪和僥倖，所以將工資卡、身份證等交給父母保管，每月工資悉數用於還債。他說，不知道自己能堅持多久，但已經徹底認清了以前荒唐的行為，不想再傷害家人。

他的聲音中透露出一種大病初愈的無力感，也帶著一絲隱約的堅定。沉默許久後，他說：“如果當時沒碰這個，現在可能跟她離婚都結了。”

網路賭博改變了何益與吳介平的人生軌跡，好在他們都已迷途知返。

然而，更多的年輕人正在打開網賭的大門，循著他人精心布下的誘餌，一步步走進網路賭博的陷阱。

這些年輕人原本是勤奮上進的兒子，是溫柔體貼的丈夫，是一起長大的發小，是相約同日結婚的閨蜜。網路賭博生生將他們拉離原本的人生軌道，加速駛向截然不同的暗黑深淵。

被深淵吞噬的不僅是他們，還有那些他們深愛的和深愛他們的人。人生沒有“如果”，只有無法改變的“當初”。

活著

我知道，我病著，卻不能承認自己生病，因為我還要去看治更多的人。

我的病與別人不同，與別人也格格不入，我自己知道癥結所在，卻不願與他們苟同。他們認為我是有病的，我的言行，生活方式都與他們不同。比如說，他們賣藥，是為推出去更多的藥，只要一時半會兒不出人命，他們就會把想賣的藥強加於人。我也賣藥，我要問症狀，藥物的相互作用以及……老闆認為我是多此一舉，我卻始終改變不了我的臭脾氣。又比如，答應別人的事，我會盡力去辦，有時可能是賠了夫人又折兵，我傻，傻得無藥可救。因為我傻，收入自然比別人少，所以就只得壓縮開支。

我傷痕累累，卻面帶笑話，因為我要去感染更多的人，想讓人間多一點笑聲。

我曾嚮往過黃泉路上的風景，迷戀著彼岸的那一樹火紅，我還是沒有下定決心走那一條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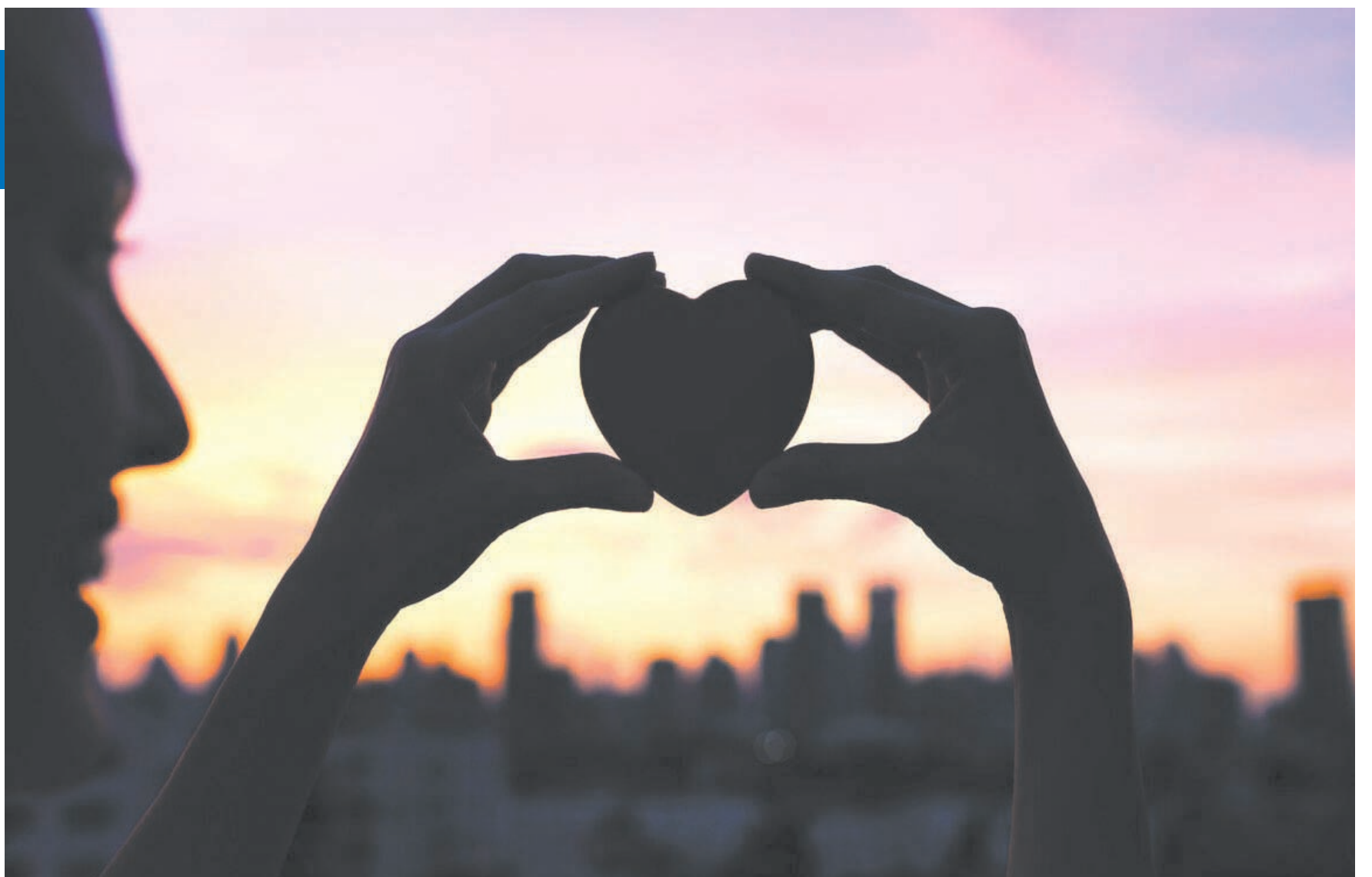
身在紅塵中，紅塵為何物，岸邊依稀有人在走動，我卻懶得去追逐。花開花謝，那是人間的輪回，四季冷暖，我知道我還活著。

人的一生會遇到很多心動的事物，可能會誤以為那是喜歡。但我知道，那不過是某一時刻的好感。畢竟心動不是答案，心定才是。

我的心有定下來過，我還是我自己，為情所開，不為情動。情為何物，它留不住我，我終究是要離開的。不想為情所困，不想走進圍城而捨棄外面的風景。其實還是因為圍城裡的風景不夠漂亮，不能留住我的心。

我承認有很多時候我是心動的，或者說有過心動，然而卻沒有一次讓我心定。我到底是無情，還是多情，我也說不清楚，那麼就跟著世俗走吧。

我知道我已病入膏肓，無藥可救，慶倖我還活著。許多醫生說能治好我的病，中藥，西藥，貼膏，針灸，藥吃了不少，醫生換了一撥又撥。我的病還是老樣子，不嚴重也不痊癒，這輩子它是跟定我了，不離不棄，我知道它是要陪伴我走進墳墓的。



我是一直能夠活到死的，我相信，算命的也說過。他說得很准，誰會長生不老呢？誰不是一定要活到死呢？除非他是神，而我是人，身在人世間，是個地地道道的凡人。

神到底是會不會死呢？我聽說過，神都是死過一回的人，那麼我死了會不會也變成神。我不想去研究這麼多未來的事，也不想費腦子去想這麼多事，我只想簡單地活著，過好我剩下的日子。醫生說，我還有好幾十年好活，那就不能浪費。

許多親戚朋友幫我找醫生，許多醫生都說我的病他們能治，只是我吃了他們開的藥都不見好轉。他們說，得換另一種治療方案，換另一種藥。

算了吧！我累了，病，它想隨著我就隨著我吧！藥，我是不吃的，那黑糊糊又苦又澀的東西去給大地治病吧！我嗎？也就這樣了。

風很冷，月很淡，四周很靜，只聽風吹枯葉的沙沙聲，哦，秋天來了。一陣鑽心的疼痛，自指尖傳來直入心底。

我的手又開裂出血了，這個是我以前沒有預料到的。怎麼會這樣呢？怎麼會這樣呢？我問自己，我依舊找不到答案。

許多人說：“這是病，是你以前沒有好好珍惜自己而落下的病。”我知道啊，這是病，你們又想給我推銷藥了，是不是？你們賣給我藥不是為了治病，只是為了賺錢，醫生也是。你們根本治不好我的病，只是看起來讓我的病好一點，輕一點。你們是不想把我治好的，如果我真的好了，你們的藥又賣給誰？如果你們治好了我，治不好別人，你們就會落下口舌；治好了我，也治好了別人，你們就會失業了。你們不想失業，你們還想生存，所以學會了洗腦似的銷售，把藥強加於人，而實際上很多病不需藥，很多病又是因服藥引起。我才不會那麼傻呢！讓你們的詭計得逞。所以你們也只是想讓我的病看起來好一點，絕對不會讓我痊癒的。

現在是金錢社會，你們兩眼看到的是金錢，你們心裡裝著的是金錢，你們不會治好每一個病人，而失去你們賺錢

的機會。

我相信神是有的，也許他們會長著翅膀，化作天使來到人間，來到醫院，可那畢竟是少數，少數又怎麼能夠讓大夥遇見呢？我是從沒有遇見過，所以我的病也一直不見好轉。

我還活著，活著就不能讓你們得逞。我也知道，我的能力有限，再有限我也是有能力的，我要揭露你們的陰謀，告訴善良的人們，不要遭受你們的迫害。

這一晚，對我來說，是這麼的長，是這麼的難熬，因為天亮了，你們又要逼著我去相親了，我不想去，你們就把我當作另類。還斷言，我曾經是受過傷害的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我失戀過。我都沒有戀，哪兒來的失呢，我只是想，我一個人過得很好的，何必要去連累另一個人呢？難道這也是病，沒有按照你們既定的路線去走也是病？你們要以為以為好了，什麼“前人興，後人跟”，只不過是你們的思想觀點，與我又有什麼關係？“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”，通

通見鬼去吧，我只想做我自己。

你們應該都知道，我從來都是滴酒不沾的，可是你們偏偏要讓我喝酒，還整夜整夜地在我面前拿起酒杯。我知道你們的壞心思，你們是想把我灌醉，讓我就犯。我才不會上你們的當呢，酒我是不喝的，白開水來兩碗吧。想灌醉我，沒門兒，我才不會如了你們的心願。你們也休想從我的嘴裡瞭解些什麼，不可能讓你們把意願強加在我的頭上。就算心裡面有事，我也不會借酒消愁。我只是感慨，世間安能兩全法；特麼這扯淡的人生，何時是個頭啊。

人生就是這樣，你有你的煩，我有我的難，人人都有無聲的淚，人人都有難言的苦，生活其實很簡單，過了今天又是明天。所以想那麼多幹啥，操心不了未來，就活在當下。

我病著，還活著。

人心不古，人間依舊有許美好。

活著就有希望，活著就能實現夢想。